

怒涛

(省港大罢工回忆录)

8500

怒 涛

(省港大罢工回忆录)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怒 涛
(省港大罢工回忆录)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證粵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 1913·787×1092毫米1/32·1 7/8印張·2插頁·36,000字

1960年4月第1版

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·1—15,100

統一书号: T10111·551

定 价: (5)一角八分

編 者 的 話

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，香港工人和广州沙面洋务工人，为了抗議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屠杀我国人民，反对英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的侵略，他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，爆发了罢工运动。这就是震撼世界的、規模宏大和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。这次罢工运动，持續了一年零四个月，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团結一致、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力量。这次罢工运动，对帝国主义，特別对英帝国主义的打击是深重的。

本书所选編的文章，就是一部分亲身参加过这次罢工斗争的老工人的回忆录。虽然这些回忆录只描繪了当时斗争情况的一鳞半爪，远不能反映省港大罢工的宏伟全貌，但也可以使我們从中認識到先輩們在斗争中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，从而激励我們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！

編 者

1959年11月

目 录

怒涛	郑江全	口述整理 (2)
回忆省港大罢工的日子	黄宝南 梁竞鹏 黄连悦	口述整理 (13)
战斗在香港地下	徐惠东 鲁同	口述整理 (26)
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	甘来 吴江冷	口述整理 (31)
火烧东园事件	彭松福 慕容华	口述整理 (40)
罢工后的斗争	方世林 姬承先	口述整理 (50)

怒 涛

郑 全 口述

江 涛 整理

一

我从十九岁起，便在香港做木工。那时候，港币的使用价值比銀毫低，而我們的工資却并不比广州的行家高。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帝国主义忙于打仗，历来遭受他們压迫的中国民族工业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呈现出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同样，这时广州的建筑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，直到大战结束后，仍然相当兴旺。因此，我們这一行的工人就經常有回广州找工作做的。这样，我們回来的一些人中就有机会在刘尔崧同志领导的广州建筑工会，初步受到了一些阶级教育，提高了政治觉悟。

一九二二年，香港中国海員大罢工，迫使大资本家屈服、打落了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威风的事实，鼓舞了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，紛紛起来組織工会。我們香港木匠工会也很快地组成了。

一九二四年，楊殷同志到香港協助開展工運工作的時候，他常常跟我們談話。有一天，他單獨找我，微笑着說：

“鄭全，不啻木頭行不行？”

我摸不着頭腦，愕然地望着他。於是，他解釋道：“香港這塊地方，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橋頭堡，可是過去我們的工運工作做得很不够，現在決定抽調一些同志來搞。組織上希望你能够脫產，你有什么意見？”

“沒意見。”我毫不猶豫地回答。

“工作与生活都相当艰苦啊！”他那异乎常人的明亮的眼睛，紧紧地盯着我。

“殷叔（我们都这样亲热地称呼杨殷同志），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，就是爬刀山、落油鍋我也不怕！”

楊殷同志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說道：“对啦！”

从此，我便以木匠工会職員的身份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按照楊殷同志的指示，在各工会和工人宿舍、俱樂部等群众活动场所进行工作，然后回来向他汇报。

二

一九二五年初，香港已組織約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了，但是派別很多，組織也很亂。以海員工会为支柱的工团总会，拥有七十多个工会，大半是手工业工会。在华工总会轄下的，是香港公用事业工人工会，以電車工会为最大；市场小商販的持平工会（肉行商販）为首的一派，称为“工亲爱”，在黄色工会首領黄金源控制下；此外，洋务工会、起落貨工

会、煤炭工会、华人机器工会等，会员都很多，有大工会之称，都是各自独立，不属任何一派。

各个工会大部分都被黑社会头子所操纵。“工亲爱”一派，是变相的黑社会组织；华人机器会，则落在洋奴工贼韩文惠、马超俊的手里；海员工会虽有苏兆征、林伟民两同志在领导，但该会的会长譚华泽是一个极右倾的分子，当时我们还没有绝对地掌握海员工会，更不必说工团总会全体了。

只有电车工会、洋务工会、摩托车工会、起落货工会、华洋排字工会、木匠工会、煤炭工会，由于我们党曾经做过长时间的工作，因此它们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。

从以上情况看来，我们的工运工作似乎发展太慢了，但我们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因为那时在香港的党团员总共才十几个人。他们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都还不够，根据这种情况，要发动一次全面罢工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
三

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约摸一个星期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、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同志，偕同杨匏安同志抵港，与苏兆征、杨殷等同志策划在香港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全面罢工，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，给帝国主义狠狠的一击。⁷

在党团会议上，我们听取了邓中夏同志的传达报告，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，一致认定党的决议必须贯彻，因为香港全面罢工的发动，有着足够的条件。我们把底子摸清楚，心中

有数了，随即研究这次罢工的“战略”与“战术”，以及具体进行的步骤。

首先是展开宣传，发动群众。这期间我们通过种种方式进行口头宣传和散发传单，以鼓起工友们的爱国热情，掀起罢工的高潮。

我们的传单是用“爱国人士”之类的名义印发的。当时有两种传单，一种是“为五卅惨案告香港同胞书”，一种是“香港工人联合起来，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和展开斗争。”这些传单由华洋排字工会的同志们负责排印；洋务工会的同志们将它秘密收藏在“山顶酒店”的地下室里；摩托总工会的同志就驾驶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官员或香港“太平绅士”的汽车去领取，将它分别送到我们的手里。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困难，只是散发到各工会、各工人宿舍、各工人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去，就相当麻烦了。原因是“五卅”以后，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就宣布戒严，白天加派警察站岗，随时检查行人；便衣警察日夜出动盯梢、抓人。我们干起来不仅要机警，还要镇静、敏捷。

为了使传单在各个地方同时出现，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。我们把这一工作分配给一些可靠的工友，他们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之下，干得很积极、出色。

我们木匠工会的会员区珠去工友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，由于他一时的冲动，连路人也分送起来，有一份传单就落入一个便衣警察手里，他当场被抓进警署。香港的警察是以残忍著名的，区珠踏进“暗查房”（便衣警察队部），就挨了打，后来还受过种种酷刑。

区珠和我同事多年，他常常到我家里聊天，知道我是工会的职员。在敌人审问他时，他只一口咬定传单是一个过路的人交给他的。解到法院审讯的时候，我曾到庭旁听。他站在被告席上，神态自若，异常镇静。

法官对他說：“区珠，只要你供出主使的人，我宣判你无罪。”

“告訴你多少遍了，是一个过路人。”他說。

“你知道他的名字嗎？”

“問得好怪，誰会去打听一个过路人的姓名呢！”

“总該記得他的相貌吧？”

区珠瞟我一眼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“我当时就想看看传单上写些什么，那有功夫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高个子或矮个子，是胖子或瘦子，一点印象也沒有。”

我生得高，他說到“高个子”三字的时候，特別响亮，我听了很激动。

这样，区珠被判了三个月的苦工监。他在这九十天里头，熬受了許多痛苦，却毫无怨言。

四

我們的宣传鼓动工作，是采取包干的办法。每一个人包一派或包若干个工会，在一定的時間內要完成一定的任务。

杨殷同志根据我們的汇报和提出的問題，一一帮助我們詳尽地分析，并作出明确的指示。他交給我們一桩新的任务的时候，不仅教我們怎样去完成，还指出必然碰到的問題，

可能遇到的情况，这些指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。由于我们经常得到党的指示，因此，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就不致于束手无策。

我是包干“工亲爱”一派的。这一派工会的工友们经常去的茶楼，我也是早午必到。去那里一则是乘机宣传鼓动，二则是听取大家的意见。

一天，在西营盘的巧心茶楼，有一个工友讲到“五卅惨案”，愤然大声咒骂英帝国主义，一个警察听了便要抓他，一群工友立即起来严厉地质问他：

“你是不是中国人？”

“你有父母兄弟姐妹在家没有？”

“帝国主义今天在上海屠杀，如果你的父母被杀害，你的姊妹被污辱的时候，你能忍受么？”

那警察在众手所指之下，狼狈地走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到联群俱乐部去。这是“工亲爱”的一个较大的俱乐部。那里开了好几档麻将，噼噼啪啪，正当热闹的时候，两个工友吵起架来了。一个说“五卅惨案”的罪魁是日本，一个则说是英帝国主义，互不相让。我乘机说明了“五卅惨案”的真相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都是一帮强盗。

这时候，整个俱乐部的麻将档都停下来了，大家转向讨论怎样对付英帝国主义。末了，有人高呼起来：

“联合起来向英帝国主义抗议！”

“罢工回广州去！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“誓死为‘五卅’烈士复仇！”……

这些都是告全港工友书里的口号。这些口号不单在这里出现，据同志们说，警戒森严的海军船塢、太古船塢、红磡船塢、中华电力厂、香港电车公司等工场和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。

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了！

五

我们向各个工会的领导人物做过一系列的工作，广大的群众也已发动起来，看来这时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，苏兆征同志便在海员工会的群义俱乐部，约集工团总会所属各工会的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。在会上，苏兆征同志悲愤地报告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，随着又问大家看到爱国人士散发的传单没有，大家都回答已看到了。他跟着指出，社会人士要求我们工人用行动来向帝国主义抗议，但我们都没有任何表示，大概是由于没有发起人的缘故罢。于是，他慷慨激昂地说道：“为了让社会人士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热爱祖国、热爱民族，不愿做亡国奴，现在，我做一个人，号召全港工友行动起来，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的抗议！”

苏兆征同志的话，句句都象打雷一样轰响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。在他鼓动之下，各工会的负责人争着起立发言，一致主张用罢工的行动向帝国主义抗议。于是，工团总会“罢工发难委员会”组成了。

会前，我們就在街道上滿布了警戒哨，严密防范警探搗乱会场。到了會議半途，在苏兆征同志講完話之后，我們即向出席會議的人宣布：广大工友在支援我們，絕對保証我們的安全，不仅在会场中，就是在会后，誰敢出賣我們任何一个人，广大工友决与之誓不两立。与会各人解除了顧慮，自然更敢于暢所欲言，而我們也获得更圓滿的結果。

有了工团总会良好的开端，我們下一步的工作，就是如何迅速地把罢工运动推向高潮。

六

經過慎重的、周密的研究，决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，邓中夏同志主持，举行全港工团代表會議，而名义上則为“宴客”。

这一次會議由邓中夏同志主持，是有重大的理由的。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香港工团中有很高的威信，而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邓中夏同志，其广博的知識、精辟的言論、敏捷的辯才与政治家的风度，等等，在第二次全国劳动會議以后，已給香港各工会代表們以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由邓中夏主持較為适合。当时被邀請参加會議的，除了各工会的負責人之外，还有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會議的代表們。

下午七点多鐘，西营盘杏花楼三楼已挤滿了人。邓中夏同志簡略地报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一个月来的会务，接着便講到“五卅惨案”。他有声有色地报告了上海、汉口

各地工人反帝的英勇斗争，和全国各地人民如火如荼地向帝国主义抗议的示威大游行。最后，他对香港各工会寄予殷切的希望，希望他们也有所行动。

苏兆征同志和工团总会的一些负责人立即纷纷起来发言，表示他们决定以罢工行动向帝国主义抗议，并且已经组织了“发难委员会”了。在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等口号感召之下，席上三百多人一致表决实行罢工，并通过了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。

帝国主义走狗韩文惠，曾以华人机器会负责人身份出席这次会议。表决罢工提案时，他却垂着头不啃气，等到讨论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的时候，他又夹着尾巴溜走了。

七

罢工的要求，是在罢工前由各工会联衔盖章送给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。这一要求，首先是表示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，包括如惩凶、赔偿、道歉、取消领事裁判权、永远撤退在上海的英、日驻军等各项；除此，并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提出六项要求：1、政治自由；2、法律平等；3、普遍选举；4、劳动立法；5、减少房租；6、居住自由。

这些要求，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没有答应，于是罢工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。因此，中华全国总工会跟着召集全港工会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，组织“香港工团联合会”，作为罢工的指挥部，并且确定了人选。

当广州沙面洋务工人罢工运动也酝酿成熟，就要联合宣布总罢工的时候，黄色工会的负责人动摇了，他们搬出许多借口，例如刘镇寰、杨希閔等军阀还没有削平，罢工工人回到广州无法立足囉；海员罢工时生活没有很好的安排，这回决不能重蹈复辙囉；宣布罢工后，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停开广九线的火车，工人回不得广州囉……，企图阻挠罢工的实现。另外一些则主张分批罢工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，食、住、行的问题才比较容易解决。

邓中夏同志是知道广州方面已作好消灭刘、杨军阀的部署才到香港的。这时，他肯定地说：刘、杨战争三天内可结束。苏兆征同志保证由海员们负责送罢工工友返广州。至于罢工工友的食、宿问题，党早已计划好了。梁复然同志于是率派带领黄色工会的代表们回广州作实地考察，他们亲眼看到已经封了赌馆、烟馆，准备做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食堂，这才没话可说了，“分批罢工”论者也被驳倒了。

为了顺利地达到罢工的目的，党团会议决定以党所掌握的海员、华洋排字、电车、洋务、起落货、煤炭、木匠等工会先行罢工，造成浩大的声势，造成黄色工会不得不罢工的局面。

八

用“香港工团联合会”名义印发的罢工宣言，六月十九日清晨已经分别送到海员、电车、洋务等工会去了。许多积极分子也早就集中在工会等候出发了。可是唯有全港工会马首

是膽的海員工會，一小時、兩小時、三小時都過去了，作為會長的譚華澤還推三推四，不下罷工命令。蘇兆征同志氣極了，工會的工友們也氣得蹦起來，他們蜂擁地走到譚華澤面前，舉起千百個拳頭，質問他：“你罷不罷，罷不罷呀？你說！”

面對着工友們的鐵拳，面對着群眾沖天的怒火，譚華澤只好戰戰兢兢地說：“罷……罷……罷……”

工友們又進一步追問他：“罷工的命令下不下？你說！”

譚華澤咽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下……下……下……”

海員工會的罷工命令終於下了，走在海上的船隻突然停下來；在已碇泊的船隻上，海員們紛紛登岸。一陣汽笛聲後，剛才還在馳奔的電車，陡地變成死烏龜，臥在馬路中心，動也不動。一向擾擾攘攘的碼頭，此刻象死一般靜寂，只有平時難得聽清的嘩啦、嘩啦的浪濤聲。

第一天，香港的動脈就硬化了；幾天後，整個香港都癱瘓了；又過一個星期，香港已變成臭港，變成死港了。

“我們毫不畏懼，愿與強權決一死戰！”二十五萬香港工人同聲喊出這一雄壯的口號，震撼着世界。

在高舉起鐵拳的中國工人階級面前，帝國主義戰慄了！

回忆省港大罢工的日子

黄 宝 南 口述

梁竞鹏 黄连悦 整理

穷人要翻身

我是海员工人子弟。省港罢工之前，我住在香港。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时，我已经十二岁了。当时我父亲在“浩生”輪带头响应罢工。罢工开始后，我父亲昼夜不回家，經常在工会开会。有几次，他带我到“中华海员工会”去开会。会议所谈的都是揭露帝国主义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工人，和我们工人应该如何向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作斗争。工人们所说的話有条有理，使我明白了許多事，开始觉得世界上最聪明、最勇敢的就是工人。

一九二四年底，我父亲因长期受折磨，久病成癆，无錢医治，不幸逝世了。表哥周福用錢买通资本家的走狗，由失业的四叔下船頂替父亲原来做的打磨工的工作，我們家庭生活也就由四叔維持了。表哥用我父亲的经历，向我讲述了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工人。他說父亲生前替“渣甸公司”